

第四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BdyQgUei4>

讲师：

今天

我们要讲

佛教的根本见地。

嗯，跟许多哲学不同——

所谓的佛教哲学，即便如此，你知道，嗯，

我们不太喜欢，我们对"佛教哲学"这个词是有点抗拒的。

在传统佛教的发源地，比如印度，

嗯，我不认为我们会用这个词，

我不认为我们有这种说法——"佛教哲学"这个概念。

事实上，佛教伟大的注疏者之一，龙树菩萨，

曾经说过，佛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非哲学的哲学"。

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

当我们谈论哲学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某种论点，

某种……是的，某种命题。

说到大乘佛教，命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好，那你马上就会想到，比如业力的问题。

佛教徒相信善业吗——善行带来好的果报，

恶行带来痛苦的结果？

嗯，是的，有这种说法，但那只是在相对层面上。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佛教注疏者，叫作旃提波，

他曾说过，我现在引用他的话，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他说：愚者行恶，堕入地狱；愚者行善，升入天堂；智者超越善恶，证得解脱。

这就是大乘佛教根本见地的精华所在。

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善与非善，这一切都只存在于相对层面。

它们只作为缘起而存在。

善只作为恶的相对存在而存在。

好，那你可能会问：那佛教徒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们已经讲过，佛教的目标是解脱。

那让我来举一个非常美妙的比喻，

来自一位伟大的藏传佛教大师，名叫勒钦巴——

他说，假设有人

正在做噩梦，

在睡梦中受苦，

比如被一条毒蛇咬。

在你入睡之前，那条毒蛇从未存在过。

当你正在经历被毒蛇咬的噩梦时，

现实中根本没有毒蛇。

然后，假设有人发现你在做噩梦，

往你身上泼了一桶冷水，你就醒了。

这时候，并不是说那条蛇逃走了。

蛇从来就不存在。

所以你不可能赶走一条根本不存在的蛇。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那张柔软的床哪怕一寸。

但由于因缘和合，你确实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时光。

尽管它不是真实的，尽管它从未真正发生，蛇从来就不存在。

我们就是这样欺骗自己，

然后在痛苦中轮回。

在现实中，蛇并不存在。

没有蛇，这件事本身也不存在。

因此，

对蛇的恐慌，和"蛇没了"的松了一口气，同样是错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缘起。

什么是缘起？

当因缘聚合，就会产生一种显现的体验。

当有一点阳光，一点雨水，

当有一点适当的距离——所有这些因缘聚合，
突然间就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一旦其中某个因缘消失，比如没有阳光了，
就没有彩虹了。

用彩虹来打比方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但当我们把这个道理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身体、心念、感受……

……身份认同、价值观——就难多了。

但对于受过训练的佛教人，
对于受过大乘训练的人来说，
你生命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就在此刻，
也不比那道美丽的彩虹更实在。

我相信你们中有些人听说过"空性"这个词，
它大致被翻译为 emptiness。
这是非常非常根本的佛教见地。
空性，永远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否定。

就像彩虹和噩梦的比喻一样，
我们并没有否定彩虹的存在，
我们也没有否定那个关于蛇的噩梦的存在。
否定某个显而易见的存在，是虚无主义。

所以，空性就变得非常重要。
它是大乘佛教的根本见地。

两千五百年前，
在一座非常美丽的山峰上，
叫作灵鹫峰，在王舍城附近，
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对话。
佛陀本人在场，还有他的弟子们，
非常重要的弟子，数量众多，很多很多。

当时，两位最重要、最机锋敏锐的弟子进行了一场对话，
这场对话后来被记录下来，

今天我们以经典的形式保存了这整段对话，

叫作《般若波罗蜜多经》。

这套经典的版本很多——有十二卷的，有八卷的，有两卷的，有一卷的，

然后又被浓缩成大约三页左右，

你们有些人一定读过，它叫《心经》。

如果你读《心经》，会发现里面有非常直白、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直白的否定——

其中一位弟子，观自在菩萨，说：无鼻，无眼，无耳，等等等等。

现在，观自在菩萨和舍利子这两位弟子，

他们并不是在故意说些难以捉摸的话，

……不是在用什么隐晦的象征性语言。

不是的，

他们也不是在刻意玩弄诗意。

这是非常直接、直指要害的表达。

顺便一提，空性这套哲学，

也不是那种你可以在智识层面读读、享受一番，

但一到实际操作层面就毫无用处的东西。

不是的。

这是你真正可以去熟悉、去接触、去习惯的东西。

然后慢慢地，由于对空性的认知，

我们可以松开对那些我们以为真实存在之事物的执取。

好，开始了。对话从这里展开：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记住，“空”这个字，不要把它理解成一种否定。

为了理解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通过

唯识学派，也就是“唯心”学派，

所提出的一个非常锋利的逻辑来接近空性。

比如说，这杯水。

对你和我说，这是一杯水，

因为你和我有相似的习性，

相似的教育背景，

相似的元素构成。

但你和我，我们没有那种钻进水里、
日日夜夜、周周月月年年活在水中的那种元素构成。

如果你和我是一条鱼，一条小鱼，
那么这突然就不是水了。

这整个就是另外一种现象——
你可以在里面游泳、睡觉，
拥有你整个宇宙。

那么，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是水的那个现实，还是一——
我们暂且叫它"家"吧——
那个现实才是真相？

这就是佛教哲学，也就是空性登场的地方。
两者都不是。

它们只是被不同的心所安立的。

我们不能用人类通常的工具来判断，
比如共识——
就像民主选举那样——
因为鱼的数量比人类多，
那我们就得放弃"这是水"的现实了。

这方面有非常深广的研究。

这个逻辑，适用于我们所经验到的一切。

比如，就在我面前的这张桌子。

这张桌子之所以成为桌子，
是因为它被当作桌子来使用。

当有了这四条腿，加上这一块板，

我把东西放在上面，它就成了桌子。

如果我把它拆开，然后烧掉，它就变成了柴火。

依此类推。

所有现象都没有一个固有的、本自存在的自性。

但这个道理在智识层面就已经很难理解了，

在实践层面就更难了——

因为现象有两个面向：

它如何显现，以及它实际如何存在。

几乎所有时候，像你我这样的人，
都以为"显现的样子"就是"实际的样子"。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问题，
问题大了——

因为这必然会让你失望。

即便在我们世俗的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说：
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外表可能会欺骗人。

是的，如果你以为事物显现的样子就是它实际存在的样子，
那这本身就是根本的迷惑。

不同的众生，对同一事物的显现可以完全不同。

在我眼中美丽的人，在你眼中未必美丽。

我们面前的这些花，
如果有一只山羊在场，那就是可以吃的东西。

哪个才是真相？是食物，还是花？

在相对层面，两者都可以成立。

在胜义层面，我们不能对一只山羊说：

"因为我们人类比你聪明，所以我们的定义才是真实的——
这不是食物。"我们不能这么说。

所以，嗯……

我想说的是，
一切现象的印记之一，就是：
所有现象都没有固有的、真实存在的自性。
这就是我想建立的观点。

当我们说所有现象都没有固有的、真实存在的自性，
我们并没有把任何东西排除在外。

什么都没有排除。

一切都被包括在内——

包括佛陀，包括觉悟本身。

你看，这就是让你真的可能会糊涂的地方——
因为作为佛教徒，我们确实希望佛陀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确实希望佛法是真实存在的。
但从究竟层面来说：不是的。
相对上，它们存在。

好，那么在实际操作层面，
你可能会想：那我们皈依佛法僧，到底在做什么？

更进一步，
佛教寺庙里不是有各种供养吗——花、饮料、食物，供奉给佛陀。
有那么多仪轨，那么多向佛陀献供的修法。
我也鼓励你们这样做。

我是鼓励你们这样做的。
你知道，当你读那些大乘论典的时候，
它们在解构——解构，是的——解构一切概念，
但与此同时，
比如寂天，他是最伟大的解构者之一，
他把一切都瓦解了，
然而同时他又是那个用乳汁给彩绘的牛挤奶的人——
你可能突然会问，这难道是奇迹吗，他在施展神通吗？
其实不是的。

好，比如说，向佛陀礼赞的文字，
当你读那些祈祷文，向佛陀顶礼时，
文中说：我向您顶礼，因为您如此神力无边，
能将整个宇宙安放在一粒微尘之上。

如果你在读这段话，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来读；
也可以以一种盲目的虔诚来读，
心想：当然，只有佛陀才能做到，因为他太特别了。

但如果你用更深刻的方式来读，
试着以更深的层次去理解，
这段礼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法。

它在说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最小"与"最大"之分。

把原子当成小的，把整个宇宙当成大的，
这完全是主观的——是像你我这样被困在某种框架里的人的看法。

记得昨天我们讲到，我们被困在这种"方框"里：

四加四等于八。

我们就是被这种方框困住了。

不只是这个方框，还有很多方框。

比如，原子很小，宇宙很大——

你看，我们就被大和小、左和右、高和矮

这各种各样的分别所困住。

而一个不被这些分别所困的人，

就是我们所说的佛陀。

因此，当我们说"顶礼能将整个宇宙安放于一粒微尘之上的佛陀"，
并不是说他需要把那个巨大的宇宙拿起来，放到那个小小的原子上。

那是对真相的纯然证悟。

正如我昨天所强调的，

理解真相是佛教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读佛陀传记，

关于神通异能——飞行之类的——

我们讲的并没有那么多……

不要说太多，甚至……

[清嗓子]

当我们赞颂佛陀时，神通并不是赞颂他的最主要理由。对佛陀最大的赞颂，是他在无数无数世、经历了那么多岁月，终于能够证悟真理。他在一棵树下、在今天被称为菩提迦耶的那个地方所证悟、所了悟的，本质上就是对真理的证悟。

还是那句话，为了强调这一点，举个例子：一个小孩看戏，台上有一个非常狰狞可怖的妖怪在跳舞，他会真的很害怕，诸如此类。但这个小孩不知怎么就跑到了后台，发现那不过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他回去接着看戏，就算恐惧没有完全消失，也会少很多——因为那个表象的真实本色已经被揭穿了。

这个表象的真实本质，我是说"显现"的真实本质，已经被揭穿了。所以所有的佛法方法、戒律、修行，都是为了真正看透这个真理的底层。我听说在乌克兰引入了很多密续修法。所以我待会儿会谈谈这方面。但在那之前，我们先来谈谈皈依。

比如说，当我们说皈依，我们皈依佛、法、僧，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并不是真的在皈依三个真实存在于外部的全能守护者。比如我说"皈依佛"，那个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从究竟意义上来说，你是在说：我承认我的愤怒、我的贪欲、我的嫉妒，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些都不是我的真实本性。实际上，我的真实本性是无垢清净的。接受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清嗓子]

你洗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内心有一种自信——污垢是可以洗掉的，杯子本身是干净的。你有这种内在的自信。你不必觉得需要有另一个干净的杯子来把清净转移过来。这个脏兮兮的杯子可以被洗干净、变得一尘不染。

同理，如果你从根本上认为自己不清净，从根本上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你就没有真正皈依佛。

还有，当我们说皈依法，并不是说所谓的佛法是一种体系、一种生活方式，而我们正在臣服于它——皈依，就是臣服，你知道，这非常重要。佛法不是一套仅仅为某些特定人群写的生存指南。

而且正如我昨天说的，也正因为如此，佛教不会太过兴旺。如果佛教兴旺到冒出几百万几百万的佛教徒，那很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相信我，我自己也是一个佛教圣战分子，圣战分子。[清嗓子]

很多时候，我身为人类佛教徒的那种阴暗面会冒出来，然后我就会想：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切简化一下？如果我说，好，所有佛教徒每周至少礼拜一次、所有佛教徒不能吃鸡肉、所有佛教徒一生至少去一次菩提迦耶、所有佛教徒女性可以有十个丈夫——我告诉你，我一夜之间就会收获无数弟子。

人们以为自己喜欢自由，其实不然。他们喜欢行为规范，喜欢某种规则。

但佛教——纯粹的佛教不是那样的。法不是那种东西。我们没办法制定这种规则。这就是为什么你去泰国，那里的佛教徒吃肉；你去日本，那里的佛教徒不吃肉——两者都被接受为修行之道，没有高下之分。当然，如果你跟日本佛教徒聊，他们会说我们比泰国佛教徒层次更高。最强的大男子主义是藏人，他们说我们是最好的，我们修密续。我们可以嗝个十次二十次，然后去极乐净土。我们不需要打坐，诸如此类……我们有让你在一周之内成就解脱的法门，绝对在一生之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广告词"有其必要性——"必要"……你知道，这样说是必要的，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迷惑众生，总是需要一些夸大其词、也许"夸大其词"不是最准确的说法，但我们确实需要这种鼓励。

所以，我说皈依法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真理。我接受一切有为法无常。当你说"皈依法"，发生的就是这件事。不是说你加入了某个俱乐部或者某个体系，只是简单地接受真理。在这里，这个真理是佛陀所教导的。所以，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接受真理。

比如在密续中，有灌顶、加持等等方法，这些都建立在真理的观念之上。比如灌顶，当你接受灌顶时，并不是什么更高的神灵或更高的精神形式被插入你的体内。它只是一种仪式，用来确认——或者说

介绍——你的真实本性，并加以确认。

因此，空性，也就是缘起，换句话说，是佛法最根本的见地。由于这是个有点难的话题，我需要确认我们之间是否在沟通。

所以现在请就空性这个主题向我提问。

[清嗓子] 嗯。当我们说万物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

是的。当我们说万物没有独立自存的存在，本质上是空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培养爱与善良？因为爱与善良、悲悯，也是空的，也没有独立自存的存在——

就像痛苦一样。

很好。

我们培养爱与悲悯，恰恰是因为一切都是空性。你说得对。爱、悲悯、痛苦，它们也是不存在的。这就叫做不二的悲悯。

你看这个正在做噩梦的人。所以你是第二个人，把一桶水泼过去。你对这个人有着深切的同情，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其实并没有真实发生，但却在影响着他。我想，如果你接触过精神病患者，你就会明白——那些疯狂的……疯子，而对于证悟的圣者来说，[清嗓子]

整个世界就是一栋住满疯子的楼。当你泼出那桶水，你也不会有那种“我做了件了不起的事”的傲慢，因为你什么都没做。

但在修行上，当这个人醒来，他仍然应该感谢你。

所以我要引用一段非常特别的佛教祝愿文，由一位名叫唐东杰布的大师所写。他是为人民建桥的人，他大概是西藏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他为人们建造桥梁，最后他回向功德，说：以这虚幻的功德，愿所有虚幻的众生，经历菩萨虚幻的道次第，最终证得虚幻的菩提。

还记得我引用过月称菩萨的话：愚人做坏事，堕入地狱；愚人做好事，升入天堂；智者超越善恶，走向解脱。是同一个道理。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切都是空性，我们为什么还要有悲悯？答案是：在我们证悟到一切皆是空性之前，在你从梦中醒来之前，你就是受害者，你是噩梦的受害者。所以，即使你那桶水追逐的并不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蛇，它还是有帮助的。

好，还有问题吗？

好，下一个问题。前面说了很长的引言。问题是：如果一切都是幻相、都是空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能预见未来尚未发生之事的人？

好，是的。

关于时间——当你谈到"未来"，你谈的是时间。在这里我必须说，把"时间是相对的"这一发现归功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非常不公平的。是佛陀最先教导了这一点，而且在经典中清楚地记载了。

未来——看，我们谈的是究竟真理。究竟而言，未来并不存在。未来只是你的想象。你可以通过某种经验预测这颗蛋什么时候会熟，如果你是个好厨师，通常可以猜对。大多数预测都是通过观察当下的现象得出的。西藏有很多预言者，差不多每三个藏人里就有一个是占卜师，而且很多都相当准。他们能预见未来。但这并不能证明未来、过去和现在是真实存在的，恰恰相反，它证明了它们并不存在。

好，现在我觉得对话开始变得更有实质内容了。所以，让我们试试看——当你说"真实存在"，这里有两个词："真实"和"存在"。先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乌克兰……人类，人类……[咳嗽]用乌克兰语给我定义"真实"——什么叫真实？在乌克兰语里，"真实"是什么意思？

乌克兰语？不，俄语是……

那是什么意思？

所以用乌克兰语，"存在"和"真理"这两个词有相同的词根。

好——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说一只蜜蜂是真实的，因为蜜蜂能思考。它能……

思考，思考，去思考，有思想。

我看不出这个逻辑。那这面墙呢？这面墙不存在，因为它不能思考？

它不存在。

哈！

所以只有你和我真实存在，因为我们能思考。

也许你……

也许你也不存在。

也许你也不存在。

但你怎么知道自己能思考？

通过思考。

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你在思考？

这是什么？

他说他只是在自夸、在赞美自己。好，这很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这类哲学问题，语言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这就是[清嗓子]我做这个练习的原因，因为我认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们谈到的这些词——"真实"、"不真实"，诸如此类——有着不同的含义。我觉得我们不必浪费时间试图去定义所有这些词，我直接告诉你龙树菩萨的看法，然后你自己决定是否同意他。

你可以决定。

你可以决定是否同意龙树菩萨。对于"真实存在"的定义，龙树有两个条件。他说，"真实"必须是无造作的，而且必须是独立的——因为依赖于他物的东西，[清嗓子]连一刹那都无法保持其本来面目。

"不是……"

某个不独立的东西，某个总是依赖于他物的东西，会因为其他东西的改变而改变其颜色，改变其本质。所以，好，还有"无造作"。

现在回到空性——看，当我们看一杯水，"水"这个概念，是被人类所造作的、所依赖的。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像鱼这样的众生，对同一件东西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造作了不同的东西。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真实存在的"水"？不存在。这个逻辑于是适用于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所想的一切、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我们的身份认同。比如你是个男人，你的性别、你的国籍、你是谁——也许你是父亲的儿子，这是造作的；但你是姐妹的哥哥、孩子的父亲、某个不喜欢你的人眼中的坏人、某个爱你的人眼中最可爱的人。哪一个是真的？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你"。它只存在于……

作为主观现象的一个子片段。好的。这对修行有什么帮助？帮助很大，因为我们通常会执着于某一件事。我是个男人。我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叫自己。你叫什么名字？

> 我的名字。

> Maxi。

> Maxim。

>

Maxim。你看，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刻在你身上了。如果有人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踩了你的脚趾，那可能就是一场地狱。

如果你的脚趾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情境下被人踩了一下……你说不定还会有高潮。

> [笑声]

> 你坐在那里想想看。对吧。

> 对。

> 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的感受——你与世界的关联方式——哦，这是可以改变的。

没有哪一种方式是唯一真实的。当然，有些习惯可能比其他的更根深蒂固，这是有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样。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切都没有可以执着的实体。

这就是在趋近空性。

好，我们休息一下，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再多探讨一下空性。